

台灣文學研究系列

台灣文學研究 在日本

黃英哲 編 涂翠花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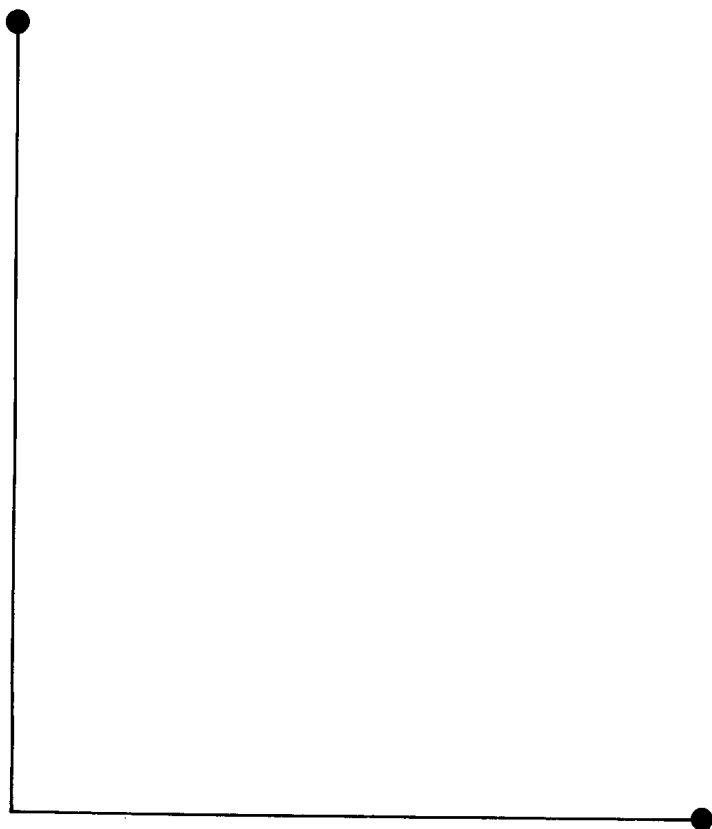
台灣・文學 研究在日本

黃英哲

編

涂翠花

譯



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

編 者：黃英哲

譯 者：涂翠花

出 版 者：前衛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200 號 10 樓

電話／02-3650091

傳真／02-3679041

郵撥／05625551 前衛出版社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 2746 號

發 行 人：林文欽

法律顧問：謝長廷・汪紹銘律師

執行編輯：洪美玲

印 刷 所：松霖彩色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1994 年 12 月初版第一刷

定 價：250 元

ISBN／957-8994-94-x

〔編者簡介〕

黃英哲

一九五六年生，台灣嘉義人。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夜間部）畢業。大阪・追手門學院大學文學碩士。

京都・立命館大學博士課程在學中（東洋史專攻）。

主著：〈張深切における政治と文學〉（《野草》46號，1990年8月，日本・中國文藝研究會）、〈台灣における許壽裳の足跡——戰後台灣文化政策の挫折〉上、下（《東亞》291、292號，1991年9月、10月，霞山會）、《許壽裳日記》（合編，1993年3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新新〉總目及解説》（《台灣文學研究會會報》20號，1993年11月，天理大學）、〈魯迅思想在台灣の傳播一九四五—四九：試論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重建與國家認同〉（《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
1994年六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

104

〔譯者簡介〕

涂翠花

一九五八年生，台灣嘉義人。

東吳大學東方語言學系畢業。

日本・筑波大學國際學碩士（日本近代文學專攻）。

譯著：《談經營秘訣》（松下幸之助著，道聲出版社，1982年）

《情人》（瑪格列特・杜哈著，小暢書房，1989年）等。

台灣・文學 研究在日本

黃英哲

編

涂翠花

譯

譯者序

涂翠花

這一系列譯文本來發表在雙月刊《台灣文藝》上，從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起到一九九三年八月爲止，一共十篇。現在有機會結集出版，首先要感謝《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的策畫者——於日本立命館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黃英哲先生，和催生者——前衛出版社發行人林文欽先生。

和英哲兄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一九八五年，在日本筑波大學見到英哲兄，當時只覺得他的言談舉止很特別。有一次他要回台灣之前，半開玩笑地說：「說不定會被有關單位請去喝咖啡哦！」一向對政治很遲鈍的我，處在國外那種大環境裏，多少也能感受到那句話的敏感性。有人說：「離黃桑遠一點，他和某某人（當時在黑名單上的人物——筆者按）走得很近」云云。如今回想起來，英哲兄對台灣本土情事的關心由來已久，也難怪在日本遊學多年之後，他會落脚在台灣文學的研究範疇裏。

那是九一年夏天的事了。英哲兄來信提起他的構想——在林文欽先生的全力支持下，在《台灣文藝》闢一個「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的專欄，譯介一系列日本學者有關「台灣文學」研究的論文。論文資料由他提供，我負責翻譯。當我決定接受這項挑戰時，擔心自己才疏學淺，翻譯前先去書店找了一些有關台灣文學的入門書籍；開始翻譯後，遇到不明白的地方，隨手翻書查字典，再找不到就大老遠走一趟圖書館。老實說，在中國文學的薰陶下歷經數十寒暑，我真的很喜歡唐詩宋詞，也不排斥背一些唯美浪漫的文章；但是身為台灣人，身為文學人，卻不熟悉台灣文學，讓我覺得既慚愧又悲哀。在兩年的翻譯過程中，終於對台灣文學有了粗淺的認識。初次接觸台灣文學，在翻譯或措詞上恐有生澀、謬誤之處，還請先學不吝惠予指正。謝謝！

《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

目次

譯者序／003

涂翠花

張文環的文學活動及其特色／007

野間信幸

「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一)／033

星名宏修

——陳火泉之皇民文學型態

「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二)／059

星名宏修

——另一種「皇民文學」：周金波的文學型態

戰前「日本語」作家／087

垂水千惠

——王昶雄與陳火泉、周金波之比較

「西川滿」備忘錄／109

中島利郎

——西川滿研究之現狀

台灣作家鍾理和的民族意識／135

澤井律之

二二八事件與文學／165

岡崎郁子

作家王拓／239

山田敬三

——當代台灣文學管見

台灣原住民的詩與文學／263

下村作次郎

——論《悲情的山林——台灣山地小說》

台灣文學日譯史／291

岡崎郁子

譯後記／305

涂翠花

編後記／309

黃英哲

——代解說

張文環的文學活動及其特色

野間信幸

1

張文環是戰前活躍於台灣文壇的日文作家。在他七十年的生涯中，有一半是日據時代，而他的文學活動的發展也是以這段時期為主。在當時，他的存在已不容忽視；例如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下年次皆為西元），他也是被派去參加會議的台灣代表之一。可是，現在的日本已經忘了這位作家的存在了^①。然而，台灣在進入七〇年代之後，又掀起了重新評估張文環的熱潮。他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②；他死後，文藝雜誌上刊出了一系列追悼專輯^③；一般認為他在日據時代為台灣文學打下了基礎，因而大加彰揚，作家聲名至今不墜。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檢討張文環戰前的創作作品，並分析作品特色。同時更希望能藉著討論這些發表之時被視為日本文學的作品，喚起人們對這位作家的記憶。張文環既有作家之名，他的作品自有其價值，否則人們何必重新加以評估呢？他的多篇作品，即使在此時空相隔的今天，仍然值得一讀。本文的意旨不在於作品介紹，因此不在此詳細說明作品的內容。但是，在此要附加說明一點：筆者為文論證的動機之一，是因為受到作品的感動。下面就從張文環一生際遇④談起吧！

2

一九〇九年，張文環誕生於台南州內的嘉義縣梅山大坪村⑤。家中經營竹紙業，生活富裕。少年時代在私塾接受漢文教育，十三歲之後才進入小梅公學校唸書，他可能是在這兒接受了日本語教育的。二七年，公學校畢業後，便前往日本（本土）留學，先進入岡山中學，四年後又進入東洋大學文學部就讀。在東京時，他是台灣人文化結社的成員，這個結社受到KOPE（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的很大影響；由於同伴的檢舉，他們全部被逮捕、拘禁。後來，這個文化結社分裂。翌年（三三年），屬於「穩健派」的張文環和吳坤煌、蘇維熊等人共同組成「台灣藝術研究會」，發行機關誌《福爾摩莎》。刊登在創刊號上的

〈落蕾〉，是他的處女作。同年，他放棄大學學業，開始來往於上野圖書館，專心自修。有人說他是中途退學，也有人說他本來就是個旁聽生。總之，在現在的東洋大學裏，找不到任何證據可證明他已畢業。三五年，〈父親的臉〉入選《中央公論》一月號的佳作（第四名）。這一年，在台灣的台灣作家成立了最初的聯絡組織「台灣文藝聯盟」。東京的「台灣藝術研究會」決定和這個聯盟結合起來，而後改名為「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福爾摩莎》也同時停刊（共出版三集），併入聯盟機關誌《台灣文藝》之中。三七年，張文環和日本女性定兼波子（張美美）結婚^⑥。翌年，偕她返台，就職於台北的「台灣映畫株式會社」（電影配給公司），另一方面也兼職做《風月報》^⑦的日文編輯。

一九四一年，王井泉、陳逸松、中山侑等人成立「啓文社」，創辦《台灣文學》^⑧。《台灣文學》在四四年被《台灣文藝》（「台灣文學奉公會」發行）合併，三年之內共發行十集。張文環相繼在《台灣文學》上發表了〈藝旦之家〉、〈夜猿〉、〈闖雞〉、〈地方生活〉等佳作。《台灣文學》出版期間，是他的創作活動最旺盛的時期（三三歲～三五歲）。這段期間，他也曾經代表台灣作家出席在東京舉辦的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台灣文學》停刊後，翌年（四四年），他遷居到台中霧峯，在霧峯區公所上班。四五年七月出任大屯郡大里庄庄長（村長），迎接台灣光復之日的來臨。

光復後，四六年，他當選了台中縣參議員（縣會議員）。翌年發生二二八事件^⑨，他逃

入山中，避過一劫。從此以後，他便停筆了（有二、三篇例外）。後來他先後在保險公司和銀行工作過，但是都待不久，一再變換工作。直到六八年出任日月潭觀光大飯店理事長之後，生活才安定下來。七五年，打破長時期的沈默，出版《滾地郎》（參見②）。七八年二月，結束了七十年的生涯。

從上述張文環的生涯中，可以肯定他在文學方面的三大建樹：一是作家之創作活動，二是編輯者之發行文藝雜誌，三是代表文學工作者參與社會活動。其中，則以作家活動為中心。但是，從多方面進行探討，想必更能夠為張文環塑造一個立體形像。以下的討論，一方面著重於作家活動，另一方面也針對其他二項做一番檢討。

3

張文環的文學作品以小說和隨筆為主，但是他之所以有作家之稱，是因為他的小說佳作連篇。不過，在長達四十年的創作歷程中，也出現了轉型期，每個轉型期前後的小說內容都有明顯的變化。他的小說可分成三期，而顯現在各時期的小說特色，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否有連貫性。

1. 習作期或初期（一九三三年至三七年）

這段時期大致是張文環旅居東京的時代。由於當時的作品多半結局不俐落，或者情節鋪展不嚴謹，所以稱之為「習作期」。即使當他的作家地位穩固之後，這種被批評為「鬆散無章法的作品」❶或「一鼓作氣，瞻前不顧後」❷的創作方式的特徵，仍然出現在作品中而成為他創作上的缺點。

例如：刊登在《福爾摩莎》創刊號（三三年七月）上的〈落蕾〉由二章組成，而主角各不相同，讀起來像是長篇小說的片段。此外，該雜誌二號（同年十二月）所刊登的〈操守〉（段落之後有「待續」的字樣，可見得是打算連載下去的），其中主角的設定相當混亂❸。刊登於《台灣文藝》三卷四、五合併號（三六年四月）的〈部落元老〉，標題和作品內容脫節，找不出作品的主題所在。

即使有上述的缺點，他二〇年代的作品仍然存在著不容忽視的特色。例如：作品中描寫的都是台灣的鄉土人物，而舞台多半設定在農村。還有，上場人物往往處在人生十字路上，被迫做抉擇，這一幕為作品帶來了緊張的氣氛。我們不妨說作者的目的，在於描繪生存在台灣的現實環境之中的人們的影像和心態。發表在《台灣新文學》❹的〈過重〉，是顯現這種傾向的最佳例子。本篇作品的故事很簡單，描寫住在山村裏的一對貧窮的母子，到山腳下的市場去賣香蕉，他們互相安慰的形影，令人聯想到現實的生活問題。在內容多半悲觀的早期作品之中，這是難得一見的溫馨作品❺。

早期作品中有一篇例外——〈父親的要求〉，發表在《台灣文藝》二卷十號（三五年九月）。為什麼是例外呢？因為作品的舞台在東京，而且內容描寫台灣留學生（主角）和日本人（房東太太和女兒）之間的情感交流，所以作品世界呈現出不同的風格。作品中想必充滿了作者的真實體驗（租屋生活和拘留經驗），光憑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把本篇作品加以定位：完整地描繪出張文環的東京時代的作品。

前面提到一篇入選《中央公論》佳作獎的作品——〈父親的臉〉，它的標題與本篇作品的題名類似。但是這篇作品沒有發表，無緣一讀。得獎消息發表在《台灣文藝》二卷二號（三五年二月），並且在次號（同年三月）中預告下下個月起連載（編輯後記）。然而，五號（同年五月）上刊出了張的道歉啓事「致歉」，並告訴讀者作品在修改之中的消息：「作者深受良心苛責，自認如此文章尚不堪發表。」〈父親的要求〉發表在之後的第四冊（九號）上，作品末尾註明「一九三四・九月作 三五・八改作」^⑤。因此，本篇作品可能是〈父親的臉〉改寫之作。他三番兩次提起，卻絕口不談內容的〈父親的臉〉，很有可能脫胎換骨而成爲〈父親的要求〉。

2. 全盛期或中期（一九三八年至四四年）^⑥

張文環返台之後的作品，描繪生長在台灣鄉土上的人們的人生百態，筆法很細膩。早期作品的主角人物以青年（二十歲左右）爲主，這段時期的人物則從小孩到大人都有，層